

書叢學自年青

養修樣怎當應年青

蕭葉 貝



1
1
3

行，店書活生海上

818.7
113

62点

青年自學叢書

青年應當怎樣修養

貝葉著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

RW 212/3

書叢學自年青

養修樣怎當應年青

青年學叢書
養修樣怎當應年青

印
刷
者

生
活
印
刷
所

發
行
者

生
活
印
刷
所
三
八
四
號
店

著
者

呂

葉

印翻准不有所權版

版初月一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版再月三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目 錄

一	流綫型的時代和萬花筒的世界	一
二	自然搖籃裏的人類	二三
三	社會大海裏的個人	二六
四	知識好像一座寶塔	四一
五	思想是解剖刀	五四
六	意志是發動機	六七
七	技能是享受物質的梯子	八一
八	健康真的是「青島」麼	九四

九	生活的花花絮絮	二七
一〇	街頭巷尾的學業	三〇
一一	山窮水盡的生計	三三
一二	戀愛的真諦	三六
一三	家庭的怪相	三七
一四	總磨人的政治先生	六六

一 流綫型的時代和萬花筒的世界

——談社會的矛盾——

現在的時代，可以說是流綫型的時代；現在的世界，可以說是萬花筒的世界。我們趁着流綫型的時代機，在萬花筒的世界園裏消磨歲月，就是久經磨練，久經奮鬥的戰士吧，有時候也不免要頭昏、眼花，看不清方向，何況缺乏經驗的青年呢。青年的感應力比較敏銳，進取心也特別的豐富，然而因為經驗的缺乏，使社會上千奇百怪的現象，一時無從瞭解，無從處理，無從應付……，這也就是青年煩惱和苦悶的根源了吧。

我們只要稍微觀察一下，便會覺得社會現象的錯綜，變化，正像疾風

和飛瀑一般，令人不可捉摸。然而在這錯綜、變化的現象之中，特別使我們觸目的，便是大大小小，各色各樣的矛盾。我們一方面看見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大地正在建設新社會；全國的人民，不論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不論說的是什麼話，寫的是什麼字，皮膚不論是黃的，白的，黑的，——，都同心協力在發展工業，進行全國的電汽化；幾十萬，幾百萬公頃的國營農莊和集體農莊，用飛機在播種子，除蟲，……；幾千萬公頃的森林，用飛機在偵察，在拋擲滅火彈，做消防的工作……。而另一方面呢？強者壓迫弱者，屠殺弱者；強者同強者間，始終在爭地皮，拉主顧，搶生意，奪取贓物，此離彼合，彼離此合，蒙蔽，欺騙，誘惑，威嚇，……用盡陰謀，詭計以及一切卑鄙醜惡的手段，終究還是免不了吵嘴，免不了打架。

我們一方面看見大多數的人民和大多數的民族都渴望着和平；你不侵犯我，我不侵犯你；把一切的體力，智力，財力，物力，……都集中去開發自然，做那對全人類有福利的事；例如多辦些學校，多設些醫院，多建些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，多立幾所托兒所，……使個個人都能夠受到教育，有事情做，並且過着飽暖而愉快的日子。而另一方面呢？少數的財政大亨，軍火商人，地主，資本家，……以及其雇用和收買的文武徒黨，却偏偏放出戰爭的鷹，去啄毀和平的廟堂；他們瘋狂地準備戰爭，進行戰爭；誰都想自己有世界上最大口徑，最遠射程的大砲，有世界上最高噸位最高速率的軍艦，有世界上最多，最銳利的潛水艇，有世界上最大，最快，最敏捷，最耐遠距離和長時間飛行，最能夠毀滅生靈和城市的飛機；幾千，幾萬的青年，一批一批被驅至戰壕的旁邊，變成了焦頭，爛額，折

臂，斷腿的殘廢者，變成了老母，愛妻，弱子，夢中的冤魂；阿比西尼亞和平的城市，被炸成了蜂窩一般的窟窿；西班牙愛和平的人民，正在嘗着鎗彈，砲彈，炸彈，毒瓦斯的滋味。

我們一方面看見大多數的中華人民，都齊口同聲，情願大家攜手，節衣，縮食，供獻抗禦強敵的將軍和兵士；情願出最後的一些力，流最後的一滴血，來替整個的民族爭取生存的權利；我們要保持秋海棠葉式地圖上的每一隻角，每一條筋；我們願同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平往來；我們可不容許敵人的飛機隨便在我們的空中飛翔，好像蜻蜓在自由的天空中一樣；我們不容許敵人的唐克車隨便在我們的陸上行駛，好像甲蟲在荒原上一樣；我們也不容許敵人的軍艦隨便在我們的水中游弋，好像青蛙在野蕩裏一樣。然而一方面呢？漢奸和準漢奸，却偏同敵人勾結，有的暗自在壯敵人的

胆，有的公然做敵人的開路先鋒，使敵人得寸進尺，撤了我們的屏障還不夠，更闖入我們的殿堂在耀武揚威，非把海棠葉的戶籍完全改變了不可；繁華的閘北，至今還是一片瓦礫場；萬里長城，幾乎已做了敵人的私牆。

至於青年的日常生活方面，矛盾的現象，更是重重疊疊，話也話不完，說也說不清。譬如讀書，總是青年樂意的吧，可是讀的書，常常牛頭不對馬嘴，並不就是青年想讀的書，愛讀的書；至於那些讀不到書的，更不用說了。工農苦力的子女，六七歲便進了工廠，去服侍冷酷無情的機器，做了機器的小廝或丫頭；就是中等人家吧，要想兒女在中學畢業，正不知要費去多少心血！然而另一方面呢？闊人家的子弟，儘有不願意讀書而不得不讀書的，於是他們便有不少往跳舞廳去修學分，往咖啡館去做畢業論文的。

要生活總得要有技能；技能愈高，生活照理也就應愈好。可是高等技

能的獲得，不外乎一方面受教育，一方面做實際的工作。現在往往受了技能的教育，得不到實際的工作；就是幸而得到工作了，多半是學非所用，用非所學；於是理化博士在做秘書，工程師在做庶務員，教育家在跑街，文學家在記流水賬，政治經濟的專家在教幼稚生……至於那些根本受不到技能教育和工作的人，更不用說了。然而另一方面呢？許多享着高等生活的人，靠的倒並不一定是技能，技能只是次要，甚至無關緊要的因素；他們靠的是上人有錢，親戚闊，妻子、女兒美，逢迎的手段高明……

兩性的生活，自然是青年迫切需要的；然而有情人不是受着家庭的束縛和壓制，便是受着經濟困難的威脅，不能成眷屬，也不敢成眷屬。何況現在的女子，爲着生活的騙策，只好把戀愛傾銷；有的被父母賣給人家做姨太太，度那荒蕩而又悽苦的日子；有的甚至賣給妓院，賣給暗門子，咽

着淚兒來強作歡笑；有的自願跟着闊人或富商，拿內心的鬱悵來換取肉體的舒適，……總而言之：結婚便是就業，已成了大多數女子普遍的心理；有志氣的青年，往哪兒去找對象呢！

社會上這些種種的矛盾現象，青年人恐怕沒有一個不感覺到的。雖然也有一部份有閒的青年，個人的生活方面並不感覺什麼；愛，真也好，假也好，只要有閒，反正是有人會來奉送的，就是朝三暮四，換換口味兒也並不壞；於是他們便在異性的懷抱裏做那繁華的夢，在詩樣的環境裏過着幻想的生活。但這不過證明他們對矛盾害怕，不能想下去，不敢想下去，只好暫時裝做不見不聞罷了。然而矛盾終究是在活躍着。大多數的青年，在工廠裏也好，作坊裏也好，農莊裏也好，公司裏也好，商店裏也好，火車、輪船裏也好，學校裏也好，失業在家裏也好，各處流浪着也好，甚至

兵營裏，警署裏，各級政府機關裏也好，總想明白矛盾的底蘊，探究解決的方法，於是先進的導師便乘時而起，對青年盡誘掖的責任了。

他們大概都認為青年太無修養，有的給青年寫信，有的找青年講話，有的對青年演說，有的替青年摘取箴言和格言，作為生活的標準。他們指導的時候，也有態度誠懇懇懇，口氣和和善善的，也有搭着權威那樣的架子的，也有顯出痛哭流涕的樣子的，也有用命令的形式的，也有採取冷嘲熱罵、旁敲側擊的方法的，也有面紅筋赤、發着脾氣的，也有拿鎗口和刀尖做引路的箭頭的，也有……

他們之中，極正確而又極中肯的自然也有，但實在是少得可憐。而大多數呢，雖然有的存心實在非常忠厚，實在希望青年人接受了他的意見，才不會在人生的戰場上吃虧，然而多半因為本人早已有偏見和成見，深

深地中了舊社會的遺毒，跳來跳去，終跳不出錯誤的乾坤圈。至於那些有意欺騙青年和麻醉青年的，手段更是非常巧妙，讓我們約略舉幾個例子來說一說吧。

其一是「指鹿爲馬」法。這種方法，比之公開的教人做時代輪子的制動機，其不要臉的程度，簡直不相上下！明明要青年拿着鎗去打殖民地潔白無辜的人民，實是再殘酷也沒有的事，然而偏說這就是「宣揚文明」，就是「維持和平」。明明要青年投降，屈服，對惡勢力打拱，作揖，把進取的前途完全葬送，偏說這就是在爭生存。此外賣國的偏說是愛國，害民的偏說是保民，反革命的偏說是革命，正不知有多少青年上過了當，有多少青年白白犧牲了精神、力氣和生命！

其一是「移花接木」法。這種方面，極爲巧妙，使人不知不覺會入其

殺中。譬如青年覺得當前的最切要問題是怎樣救國，他却大聲疾呼，提出風化問題來從中打諢。報紙上專載姨太太的祕史，公子、小姐的艷聞。總統的未亡人，嫁了一個商人，便口誅筆伐，街談，巷議，弄得天下沸騰。學校要分男女，游泳池要別雌雄。奇裝異服的女子，竟被拘禁起來，好像亡國的妖孽已經捉住，妖孽除而國也就得救了。此外你要吃飯，他就叫你打拳頭；你要成家、立業，他就叫你戒殺、放生、唱讚美歌……例子真多得舉不勝舉。

其一是「喧賓奪主」法。這種方法，把問題的次要點放大、擴張，而把問題的主要點縮小，甚至抹殺。譬如農村的破產，實是帝國主義、地主、高利貸剝削的結果；我們要使農村復興，首先就該從這方面入手。至於天災，固然也是促成破產的一個原因，但天災正是這種剝削制度必然的

伴侶，制度沒有改變，防止天災對於貧苦的農民簡直得不着什麼好處，最多也不過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罷了。又如一般的貧困，其原因同農村的破產是一模一樣的，奢侈真是次要而又次要的原因，可是却被看做是主要的原因，於是便大吹，大擂的提創勤儉起來。其實因為不勤儉而貧困的，只有極少數的執袴子弟罷了；至於有錢人，根本不需要勤儉；工人和農民，早忙到晚，春苦到冬，吃的是小米稀飯，窩窩頭，鍋塊，甚至草根，樹皮，觀音土，穿的是破爛的衣裳，甚至舊麻袋，布條兒，住的是滲漏的板屋，狹窄的瓦房，茅草棚，甚至山洞，破窰，壓根兒就不懂什麼叫做奢侈，壓根兒就不會偷過懶，勤儉從哪兒說起？

「似正實偏」法。這種方法，其提出來的話似乎含有普遍性的，富、貴、貧、賤，大家都該奉行，而實際上只是強者給與弱者，富者

給與貧者，貴者給與賤者的一種片面義務罷了。譬如遵守秩序，在自由、平等的社會裏，自然是應該誰都實行的；但當帝國主義的鐵手，扼住了殖民地的喉嚨，慢慢兒吸着血的時候，這樣的秩序，正是帝國主義手創的圈套，殖民地的人民是不是該遵守呢？此外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，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，也是一樣。

總而言之：社會本是非常的矛盾了，再加上指導青年的「前輩」，有意或無意的顛倒是非，錯亂方向，更使大部份的青年摸不着頭腦，於是便好像陀螺一般，只好在十字路口旋轉着，旋轉着。我，並沒有自命為青年的「導師」。我的話，並不是什麼「聖經」，也並不是指示迷津的唯一「接引星」。我不過是一個比較老的青年，受過比較長遠和深刻的生活教育，根據我的苦經驗，作為青年修養上的一種「借鏡」，總該是有益無害的吧。